



小说

绣春天

林铭豪

陈兰花记得,人生跨入五十岁的那天,她起得很早,黎明还未将暮色祛尽,推开裕和刺绣厂染着斑驳锈迹的铸铁大门时,房檐的一角正往下滴着凝结的露水。

岭南早春,潮润的暖意中夹着刺骨的清寒,让她打了个寒颤。

四十台老式缝纫机盖着藏青的防尘布,整齐排列在厂房大厅,仿佛是一批无声的艺术品,静候观众的到来。她摸到第三排第二台,掀开罩布的手顿了顿,机针上还别着半幅未完工的牡丹,艳红丝线在星星点点的霉斑里略微褪成黯淡的褐。

“花姐,那么早,饮茶先啦。”门卫昌叔递来印着厂名的搪瓷杯,杯底沉着三片发黑的陈皮。这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集体工厂,下个月就要拆除,给新规划的科技园区腾地方。

她接过杯子,趁着茶水暖和双手的间



资料配图

隙,掏出三封利是:“阿昌你拿一个,阿芸和阿丽要是回来……”话音卡在氤氲的晨雾里,听不太真切。去年,港商来谈规划时,她一手带起来的俩徒弟阿芸、阿丽,跑去虎门制衣厂改行做牛仔服装了。

陈兰花还依稀记得,师傅林桂枝教她认丝线那日,全厂女工正往一批出口手绢上绣红得灼眼的木棉花瓣。“兰花,你记着,广绣用的是马尾衬,岭南湿热,不能掺蚕丝。”林桂枝小心捏着劈成发丝状的绒线,举起,穿过,落下,手工行云流水,看得兰花入神。

裕和刺绣厂做的是传统广绣制品,有一段时间颇受欢迎,产品经由香港远销欧美,还给广交会绣过迎客松。只是,随着市场的发展,价格更为低廉的工业制品逐渐取代了传统刺绣。

陈兰花二十岁出头便进了裕和刺绣厂,算是最早的一批员工。有段时间,她感到疑惑:这般好看的刺绣,怎么就比不过流水线产品?不过到后来,她也就想通了:市场是会变的,就跟人一样。

师傅去世的时候,陈兰花在医院送他最后一程,老头是攥着裕和刺绣厂工作证咽气的。陈兰花给他更衣时,发现他秋裤膝盖处缝着密密的白线,那是用厂里余下的珠片衬线补的,针脚还是七十年代流行的锁链绣。她望着,突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厂里因为经营困难发不出工资时,女工们出主意,用广绣技法在牛仔裤上“雕花”,硬是把滞销货卖成香港潮牌。

裕和刺绣厂终究是成了历史的一页。南方绵延的雨丝渗进科技园图纸的墨线,在厂区原址堆上洒出一簇簇紫艳的蜀杜鹃。

人们说: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”时间带走一些东西,又会孕育新的生机。

“陈婆婆,这件嫁衣能借展吗?”美术馆实习生举着相机兴奋地说道。“钉金绣裙褂

工艺现在可不容易看到。”

时年八十五岁的陈兰花抚过玻璃展柜,师傅绣的百子千孙帐泛着姜黄。陈兰花没想到,或许也没人能想到,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,刺绣这门手艺又重新火热起来。馆内的多媒体屏幕滚动放着非遗宣传片,陈兰花的脸出现在“广绣传承人”栏目,背景还配有电脑设计的数码绣样。

展柜里,有一张裕和刺绣厂女工的合影,照片上的姑娘们举着用广绣技艺做成的“妇女能顶半边”条幅。一阵穿堂风撩起馆内的窗帘,陈兰花缓缓道来:“旧时绣女要在蚕室供嫫祖像,夏天往丝线洒薄荷水防蚊……”实习生是个95后大学生,她边听边记,眼神里闪着好奇的光。

再后来的某个早春,实习生找陈兰花做补充采访。老人拆了平生荣誉证书的金箔镶边,里面有的还掺着历经半个世纪的广绣真金线。

“我老了,以后这门手艺就靠你们年轻人了。”她浑浊的眼珠泛起笑意。

晚风卷起金箔掠过窗边,恍惚化作老人脑海中模糊的画面:某年早春,裕和绣娘们同时拉亮操作灯,工厂车间霎时银河倒泻,马尾衬在晨光里扬起细碎金尘,转眼便在织布上绣出红棉、牡丹、蜀杜鹃,或红或绿,姹紫嫣红……陈兰花舒了口气,在心里笃定,只要广绣这门技艺还在,裕和刺绣厂就在,岭南蓬勃的春天就还在。

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笔小札

梁上春燕啄新泥

钟瑞华

天气一天天变暖,老屋的房梁上,又传来燕子衔泥的声响。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,仰起布满皱纹的脸,眼里荡漾着温柔的笑意。“春燕归巢了!”她轻声说,仿佛怕惊扰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小客人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春天,母亲都会站在凳子上,把老屋房梁上的旧燕子窝清理干净。我不解地问:“妈,留着这些旧燕子窝,燕子回来就有现成的家,干吗要清理掉呢?”母亲说:“燕子窝是用泥做的,时间长,已经开裂,孵蛋时容易塌。”清理完旧燕子窝后,母亲又在房梁钉上竹格栅,方便燕子筑新巢。

燕子筑巢时,总是一口一口衔来湿润的泥土,混着细碎的草茎,一点点垒成碗状的巢。它们忙碌的身影在房梁间穿梭,有时泥土会掉下来,但母亲从不生气,反而笑着说:“燕子是懂得感恩的,来我们这筑巢是件大喜事,说明我们家和睦。”母亲还会特意在院子里放一盆清水,供燕子取用。“燕子筑巢不易,我们能帮就帮一点。”每当小燕孵出的时候,燕妈妈总会衔半个蛋壳放在餐桌上或者堂屋的地上,仿佛是感谢我们的照顾。

民间流传着“燕儿来,要发财;燕儿走,

要讨口”的俗语。母亲时常叮嘱我们:“燕子是吉祥的小精灵,不要随便惊扰它们。”她会在堂屋的方桌上铺一层旧报纸,接住燕子掉落的泥点和羽毛。有时,雏燕学飞,跌落在院子的大石头上,母亲发现后,便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团颤抖的绒毛,把它们送回巢中。

母亲说,燕子记性好,今年住得舒坦,明年还会回来。她不许我们在堂屋里追逐打闹,怕打扰了燕子的清梦。每天清晨,母亲起床打开窗户,燕子们便欢呼着飞出去觅食。傍晚,母亲总要望一眼房梁,看看燕子一家老小是否平安归来。小燕叽叽、大燕喳喳,给家里增添了许多热闹。“燕子比人还守时,天一亮就出去觅食,太阳落山前必定归巢。”母亲总以燕子为例,教导我们做人做事要守时守信。

那年夏天,一只雏燕病恹恹地趴在巢边。母亲用竹篮做了个临时的窝,垫上一层柔软的棉花,每天用温水泡小米喂它。我常看见她蹲在竹篮边,轻声细语地跟小燕子说话,仿佛在哄一个生病的孩子。

“妈,您对燕子比对我们还上心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说。母亲摸着我的头笑了:“傻孩子,燕子也是有生命的啊,你们看,它们知

道我们待它好,年年都回来。”她顿了顿,接着说:“做人要懂得善待他人,哪怕是一只小鸟。”她不仅对燕子慈爱,对邻里也是如此,谁家有了难处,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。这种与人为善的家风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,杨柳绿,燕影斜。每当看见春燕掠过天际,我总会想起当年母亲仰望房梁时的情景。那些年,她用最朴素的方式,教会我们敬畏生命、善待他人。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那些与燕子相伴的岁月,那些母亲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,都化作春雨,滋润着我的心田。



资料配图



人心语

泥刀写诗

陆章健

在工地里写诗
诗歌的文字
打磨着泥刀的刃

泥刀砌起来的砖
一行一行
像我的诗歌
一行一行

一行一行的砖
洒满了我的汗水

一行一行的诗
汇集了我的悲欢

一行一行的诗
全是我漂泊的半生